

手。导致其中一个学生死亡，引起社会很大的反响。该老师称当时也制止了。甚至说“有力气下课去操场打去”的话。可能这位老师另有苦衷，但毕竟这个事件发生了，死了学生，说明该老师没有对他的课堂控制彻底和巧妙。所以说课堂这40分钟的秩序、安全、学习也需要有一定的管理艺术性。

在我们上课期间，难免有学生听课之中走神，或者做其他动作，或者他以为自己预习了已经学会了，就不愿意再听老师讲解。他们中有优秀学生也有较差生，怎么办？我觉得不论哪一类学生，都不能当面斥责或者用粉笔头砸他。作为老师对学生“树敌”总是不好的。在去年某班的一个男生，成绩较好，但自以为学会了，就开始不注意听讲。拿这摸那，或者与同桌嘀咕说话。若对他说服教育，恐怕耽搁时间，完不成教学任务。于是我就趁机走下讲台，边讲课边用手摸摸他的头，弹弹他的脸。他意识到我注意到他的毛病，不好意思笑了笑，端正一下自己坐姿，配合我上课。对于问题学生，用这个方法效果就不会太大，甚至会惹他恼怒。他同班有一名双差生，不愿用功，总是捣乱课堂，属于老师碰不起、嚷不得的学生。对他的课堂违规，我的方法就是有意立在他旁边讲课。记得有一次，这个学生实在不象话，那一节课我有一半以上时间站他旁边，把他的桌子当讲台桌，完成了教课任务。事后我直接找他说，以后上课，是不是继续叫我讲课和他共同一张桌子，他推辞，有点惭愧，对课堂的捣乱也收敛了许多。

其实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课堂风格和艺术方法，关键是不能年年一成不变，要经常修改更新。即使同时期不同的班级，对得学生也要有所区别。具体班级和学生用具体不同的手段组织课堂。这一观念，有的人也说过“动感教课”。总之，现在的教师不好当，不象以往教书先生。现在是以学生为主体，我们都是服务者，这种形势下的教与学，要想达到和谐，只有使我们教师去适应学生。因此只有不时地改进自己，以灵活的课堂艺术去适应学生，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略谈藏戏《囊萨雯波》的类属

西藏山南一高语文组 嘎玛旺扎

《囊萨雯波》（又称囊萨姑娘）的主要内容是后藏娘堆地方有一位美丽、善良、聪明、勤劳的农家姑娘囊萨，在一次庙会上被山官扎钦巴看中，强迫娶为儿媳。后因小姑的挑拨，以及囊萨笃信佛法为山官家不容，受尽折磨，以致身亡。囊萨本是天上的仙女，为超度凡人而降临人间，所以死后又从阴间还魂复生，出家讲经说法。后来山官父子受其教化也皈依佛教。在高中语文（少数民族地区教材）第六册的戏剧常识中，编者将藏戏《囊萨雯波》当作了悲剧的典型，笔者对此略感有异，想谈谈自己的意见。

戏剧根据其矛盾冲突的性质和表现手法的不同，可以分为悲剧、戏剧、正剧三大类。在西方美学史上，最早奠定悲剧理论基础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中主要探讨了悲剧。他把结局中主人公是否由“顺境转为逆境”作为检验悲剧性质的准则。主人公的悲剧性结局（失败或死亡）成为决定悲剧类型的标志。他认为悲剧对人的情感有着积极的陶冶作用，也就是观赏者在怜悯与痛苦中潜移默化地洗刷心灵的尘土。亚里士多德以后，黑格尔、恩格斯、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美学家提出自己的悲剧观点，丰富了悲剧理论的内涵，但悲剧的基本精神没有发生变化。可见，作为美学范畴的悲剧必须具备以下三方面的特征。第一，悲剧任务必须具有或正义或先进或伟大的正面因素；第二，悲剧人物的痛苦和死亡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必然性；第三，悲剧矛盾冲突过程，必须具有具体的真实的完整而生动的过程。鲁迅也曾说过：“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作为西方美学中典型悲剧作品的《哈姆莱特》，它之所以具有强烈的悲剧美，关键在于构成故事情节的矛盾冲突。悲剧正是通过矛盾冲突必然性的揭示，通过对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表达了对真善美的肯定。哈姆莱特作为一个深受广大群众爱戴的王子，他身上具备整顿局势、治理国家、报仇雪恨的能力。然而面对着阴谋奸诈的新王位代表的强大封建势力，作为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他始终把这种和人民紧密相连的事业看作个人的仇恨而孤军奋战，因此，他的悲剧既是真善美与邪恶力

量冲突的悲剧，也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悲剧。《囊萨雯波》乍看起来，该剧是反映了封建农奴社会的黑暗面，揭露以扎钦巴父子为代表的农奴主的残暴专横，但是透过描写社会黑暗辛酸和统治者蛮横强暴的冲云浓雾，去细细揣摩和领悟作者最深层的意图及隐秘现实生活矛盾斗争表象下的思想，就不难领会到剧本描写社会丑恶是为了达到使人感知现实可憎可恶，佛法可亲可敬，进而对现实产生厌离之心，导向专心向佛的目的。戏剧的真正创作意图是通过囊萨雯波其人，来宣传人生无常，轮回苦海的佛教“四真谛”的思想；通过主人公的遭遇和结局，来规劝人们信佛修法，并以扎钦巴父子也受到佛教感化弃恶从善，皈依正法的结局，来充分显示佛法的威力。

《囊萨雯波》的结局具有宗教式的复活“尾巴”，主人公最终没有坠入毁灭的苦海。从全剧来看，前面是有生而死、遭受磨难、木子别离的悲剧，而结局是死而复活、摆脱苦海的喜剧。和而观之，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而是较为典型的正剧。同时，此戏，具有“飞天”、“复活”等浪漫主义的色彩，与西方严格的、真实的悲剧要求而言，显然背道而驰。